

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五十周年

很多，从量子场论、介子物理到原子核理论，又从原子核理论到反应堆理论，再转到核武器理论，回到科学院后又从事化学物理、生物物理交叉学科研究，在他晚年还思考和研究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和宇宙学最前沿的领域，这些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先生为人正直，一心钻研学问，从不夸耀自己，也不喜欢别人吹捧。他说：“我是不受抬举的”。他告诫我们：自私的人是做不出东西来的。他总是在科学的第一线自己动手。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从不跟风。在原子能所，20世纪50年代末，于敏曾因一心钻研学问受到错误批判，在原子能研究院组织编写的院史材料中说：“彭桓武没有批评于敏”。“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天二机部一位领导把彭桓武叫到面前说：“大家都在批钱三强。你是钱三强的朋友，对他更了解，更应该带头，你为什么 not 批？”彭先生说：“钱三强是党员，对我的生活关心，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我找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淡泊名利，功成不居 1995年10月，他获得100万港币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位在研制核潜艇动力反应堆元件大协作时因吸入放射性粉末得病的同志，给他寄了些钱。后来因医疗改革报销有困难，又一次带钱给他。几年里，他辞去理论物理所所长并坚决主张不设名誉所长，辞去凝聚态物理学科组组长，辞去数学物理学部基金组组长，辞去数理学部规划组组长，把这些重要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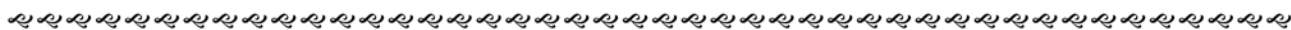


作者与彭桓武先生（右）合影（2004年10月16日下午摄于彭桓武先生新居，彭先生时年89岁）

一个一个让给年轻同志。最后，又辞去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职务。

学术民主，奖掖后进 我多次听他说过：“自己做不了多少，不要妨碍别人”。他言传身教，待人真诚平等，对年轻人既严格又热情。非常重视讨论班，发扬学术民主，谁说得对听谁的。他十分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回国后讲过很多课，在原子能所时，我有幸听他讲过一年反应堆理论课，是我这一生工作的启蒙课程。

彭先生虽已离我们而去，承载着先生的科学精神和高尚品德的、以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却会永远在天际遨游，光耀苍穹！



科苑快讯

古埃及利用湿沙建造金字塔

沙子上的滑动对土木工程和地震动力学领域有重要影响。考古学家在公元前1800年古埃及省长杰胡提霍特普墓中的壁画（图中站在木撬前方的人正在向沙子中注水）中发现，把沙子弄湿对古埃及的建筑施工至关重要。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波恩（Daniel Bonn）和同事做了细致的实验研究，发现少量水分（而不是大量水）可以显著减小摩擦系数，能够在移动木撬时省力70%以上，在等速情况下省力40%。

他们发现毛细管水桥的形成增大了剪切模量有助于滑行，但水太多会让毛细管水桥合为一体，导致摩



擦增大，以致超过干沙子的摩擦力。因为含有适当的水分，所以在湿沙子上滑动，如同下面垫有圆形枕木一样，可以减少摩擦。

（高凌云编译自2014年5月22日《欧洲核子中心快报》）